

# 這條未走過的路

第二版 2008 年 10 月

## 二版序

我造夢也想不到，三個月後就需要加印第二版。是當初錯判數量？若是，倒不如說是錯判了這本小書特別在中文世界所觸動的廣泛注意、關心和跟進討論，以致有加印的呼聲。

九月，正是我們忙於保護教會的時刻。普世聖公宗蘭栢會議剛於八月閉幕，再一次呼籲：「停止同性祝福；停止祝聖同性戀者為主教；停止其他教省越區管轄」；以及坎特伯里大主教呼籲聖公宗重建關係。

言猶在耳，溫哥華新西敏教區 Ingham 主教卻表示聖公宗沿守的性道德準則經已過時失效，無法與現代文化接軌；因此，宣稱不會停止同性祝福。接著，又再次引用緊急憲章權力，試圖罷免某些堂會的民選信託委員、堂長，和凍結銀行戶口；拒絕任何和平談判；以圖逼使堂會因癱瘓而就範，藉此接管教會物業。

與此同時，本文執筆之日，亦正是美國聖公會總主教 Katharine Jefferts Schori，以主教院大比數通過，強行廢除匹茲堡教區（Pittsburgh）Robert Duncan 主教之聖職，試圖接管該正統信仰教區的所有牧區。Duncan 主教是北美福音派的領導人物，首當其衝。

然而，我們願意為福音付上代價，早已決心回應基督對門徒的呼召：「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任命。

在此，我多謝眾多主內兄弟姊妹電郵鼓勵，與我們同行。我更衷心感謝三位牧長神學家為第二版撰寫精文。巴刻博士清楚解釋，新西敏教區執行同性祝福在先，引致南錐教省介入和保護在後，兩者次序不得混淆。楊慶球博士現身說法，道出華人教會在加拿大持守真理的艱辛。梁家麟院長寫跋，深入分析作門徒的代價、羣體見證的力量，和共守聖經真理與大公教會傳統的重要性，實在啟發人心，令人讀後拍案叫好，給我們同人莫大的鼓勵，得以化悲憤為能力，繼續堅持，走上這條向來沒有走過的路。

梁永康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

## Packer's Foreword

This well-written, well-produced report tells a very sad story. I write about it as one who is part of it, and continues to feel the pain of it.

It is the story of an Anglican diocese led not by the Word of God but against it, out of a desire to keep in step with Canada's post-Christian culture. In 2002 the diocese of New Westminster committed itself to bless homosexual unions as if they were equivalent to marriage and a form of Christian holiness. This put the diocese out of step with historic Anglicanism and marginalized as eccentric, not to say homophobic, all who on biblical grounds opposed this course of action.

Forced by conscience to declare themselves out of communion with the diocesan bishop, who had supported this policy very publicly all along, and denied the alternative episcopal oversight that they asked for and that was at one point offered, the protesting congregations and clergy withdrew from the diocese to come under the official jurisdiction and pastoral care of the Archbishop of the Southern Cone. Thus they became the nucleus of the Anglican Network in Canada.

It is complained that this sets up parallel episcopal jurisdiction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area, something that historic Anglicanism has never allowed. The response has to be that when one's diocese through its bishop rejects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and negates part of the repentance that the gospel requires, and when those who cannot accept this wish to remain in commun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Anglican world, coming under an existing orthodox jurisdiction becomes the only course open; and if this involves parallel jurisdictions, so be it. Once ruled out in order to exclude deviant doctrine from orthodox dioceses, parallel jurisdiction must now come in to sustain biblical authority and gospel truth in deviant dioceses.

The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seeks to carry on the church's proper work of evangelism, discipline, worshipping, caring and serving, and now needs a new location for this. May its need soon be met.

J.I. Packer  
Board of Governors' Professor of Theology  
Regent College, Vancouver  
September 15, 2008

## 巴刻序

這篇翔實、印刷精美的報道講述一個十分傷痛的故事。我也是故事中人，為本書寫序之際，心裏依然感到疼痛。

本故事講述一個聖公會教區，要與加拿大後基督教文化同步，因而不遵從上帝的話，反背逆而行。2002年新西敏教區定意祝福同性結合，視之等同婚姻，且公認同性結合為基督徒聖潔的表彰。此舉導致這教區與歷代聖公宗信仰脫軌；而該教區也將站在聖經立場反對同性祝福的人邊緣化為怪癖的，甚至為同性戀恐懼。

由於這位主教一直以來公開支持同性祝福，且拒絕給予另位主教監督的訴求（即使曾一度有主教願意提供另位主教的監督），基於信仰良知，一羣牧者和教會不得已宣佈和該教區主教進入破裂團契關係。最後，這些會眾和牧者脫離該教區，轉投南錫教省大主教的管轄和牧養底下。於此，他們成為加拿大聖公會聯盟的核心成員。

有人反對在同一地域產生兩個並行的主教管轄，因為聖公宗傳統從來都不容許的。我們應對的理據是：當某教區及其主教拒絕聖經的權威，且否定福音所要求的悔罪，而不能贊同此立場的人士欲保持與普世聖公宗的團契關係，那麼，歸入一個正統信仰的主教管轄就是唯一可行之路；即使產生兩個並行的主教管轄，也無可避免。從前不容許兩個並行主教管轄，目的是防止偏離的信網在正統的教區內出現；可是現在卻必須容讓兩個並行主教管轄產生，為了在偏離的教區外維護聖經權威和福音真理。

牧愛堂繼續致力教會當作的傳福音、教會紀律、崇拜、牧養和服侍；現在亟需要一個新的堂址以踐行這使命。祈求早日得以實現。

巴刻  
Board of Governors' 神學教授  
溫哥華維真神學院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  
(梁唐瑛琦譯)

## 楊序

當我 1994 年仍在加拿大牧會的時候，當時華人教會組成關注同性戀性別歧視條例，因為一旦通過，必然引起逆向歧視。有十多個包括伊斯蘭領袖及律師等專業團體。我擔任主席，多次帶領會眾在國會山莊禱告，不少「主流」教會罵我。後來法例通過，很多人都無奈。八十年代末，加拿大聯合教會通過按立同性牧師，渥太華華人聯合教會為真理離開，當時一無所有，從零開始重建教會，今日的發展有目共睹。

聖公會牧愛堂走過的路，真是非常艱辛。他們面對的不單是主教區的壓力，最主要是孤身作戰，在建制內被那些對同性戀者「滿有愛心」的主教迫害，在教義上沒有得到全國聖公會的清晰指引，在牧養同工中找不到戰場摯友，能輾轉等到今天成為南美聖公會南錐教省轄下的牧區，我們衷心為牧愛堂獻上感恩。

牧愛堂絕不是孤立的事件，香港也很快有同樣的沖擊，這本小書是值得每一個信徒及教會領袖細讀。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教授、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楊慶球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

## 跋

理論上，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呼召我們為祂而生，也為祂而死。我們得為祂所交付的真道竭力爭辯，為踐行福音使命付上所有代價，愛祂而勝於愛一切，在人前認祂而不畏懼任何權勢。耶穌基督是我們的人生至寶。

現實裡，除個別宗教受管制地區，在末後的多元社會，要為信仰付上生命代價的機會不多。我們也沒有為信仰付上重大社會和經濟代價的心理準備。我們平日追求的是豐盛的生命，而不是在生活裡動刀兵。

這不是說我對今天的教會和信徒失去信心。我們中間仍有人決志為上帝擺上一切。莊稼的主依舊掌權，揀選和呼召人的聖靈在人心裡動工，總是有人勇敢地承擔福音使命，有人毅然走上海外宣教之路，到最困難的地區燃燒自己的一生。

我遭遇過不少生命閃亮的基督徒。而我相信，若處非常時期，身邊好些弟兄姊妹還是會披掛上陣，作基督精兵，站穩真道，絕不後退。時窮節乃見。我不信「一代不如一代」的說法。

但我所能設想的，頂多是基督徒以個人身分作順服而非悖逆的抉擇，自行承擔因此抉擇而得繳付的代價，譬如因拒絕同流合污而辭職或放棄生意；我無法想像在這個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社會裡，教會仍能有效地作群體性的抉擇，豁露一個集體的見證。因為即或是在高舉聖經真理的教會裡，不同成員對某個應用神學課題仍會有不同看法，加上夾雜對歷史傳統和現實利益的考慮，教會要在公共倫理的議題上達致共識，共同發聲，共同進退，集體決定付代價，實在是太困難的事。這是為甚麼自十九世紀以來，由信徒自由組合的福音機構不斷崛起，它們繞過組織和制度的羈絆，靈活行動，取代教會發揮公眾見證和社會行動的功能。

我自覺在所屬堂會有相當威望，但仍無法設想能教會呼籲全體會眾，全票(400對0)通過某個社會議案；除非這個議案如「基督是主」般毫無爭議性，並且是無傷大雅不會招致教會任何現實上(關係上，物質上)的損失的。

正是因鑑上述的思考，我對加拿大溫哥華聖公會牧愛堂的梁永康牧師，和一眾教會領袖、弟兄姊妹，有說不出的驚訝和敬意，甚至視之為二十一世紀的神話。我了解多元主義在西方世界的肆虐，對個別宗派在性倫理問題上的取態沒感詫異，對牧愛堂所面對接踵而來的壓力，亦視為理所當然；但同樣因著對多元主義無孔不入的滲透能力的了解，我對一家教會能在性倫理問題上集體堅持，便敬佩得五體投地。

我略為了解這個堅持的背後的故事，這不是一時亢奮地的草率表態，羊群心理的舉手湊興，卻是教會領袖經過多年的表白與斡旋，長期磨蹭與多番挫敗，甚麼銳氣豪情都消蝕掉。教會裡上下反覆討論，在朝在野(你不會以為信徒間沒有自由組合的私下討論吧)，各人都明白事件的複雜性與抉擇所帶來的後果的嚴重性。並且在廝磨的過程中，教會已因無法封立新牧者，而面對傳道同工缺乏；牧者與信徒領袖為應付各方糾葛而疲於奔命，正常的教會生活肯定受到虧損，所以已在付代價中。然後才做全體公決，結果竟然是全票通過，無一人反對。我為此結果而瞠目結舌。

這個結果充分說明聖公會牧愛堂的信仰素質。牧者的真理教導與身體力行，領袖的勇敢堅定與和合能力，信徒對真理的敬畏和對群體的信任委身，三者缺一不可。當然，更關鍵的是聖靈臨格，保守他們合而為一；耶穌基督是牧愛堂的元首，教會上下皆以祂的心為心，故是他們同心。

我不詫異於現世有一位或多位道德英雄，我詫異整個教會群體成為道德英雄。聖公會牧愛堂是我心中的道德楷模。牧者和信徒攜手同聲說：「我們信。」

另外，聖公會牧愛堂所走的路，也成了我對今天的教會論的一個深沈思考。我們已進入所謂「後宗派時代」，宗教改革以來所建立的西方傳統宗派逐漸失效，傳統宗派沒落或分化；新宗派崛起，她們不再以教義、禮儀和教制作為主要的維繫，領袖的個人魅力和風格、堂會的事工模式與品牌，才是新的宗派特徵。對華人教會而言，長時期的反歷史與反傳統心態，對西方傳統宗派的排拒，以及動輒以自立門戶來解決各種教會爭執張力，使傳統宗派的延繼更形困難。聖公會牧愛堂的牧者與信徒沒有選擇一條更為簡單的分離主義(separatist)的路，乾脆脫離宗派，自建獨立堂會，卻是堅信自己站在悠久博深的聖公宗大公教會的傳統裡，並繼續以作為此傳統的傳承者自豪自勉，這個既險且難的抉擇，才是最窄的路。

五百年的聖公宗歷史，有太多分離主義的故事，締造了太多分離的新宗派，這是許多人走過的路。分離是容易的，謹守是困難的。是這個謹守聖經真理與教會的大公傳統的雙重認信，使聖公會牧愛堂踏上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

作為一位站在路旁的打氣者，我除了為在身旁走過的競賽者吶喊喝采外，也不自量力地跟他們陪走了一小段，領悟出走天路是怎麼一回事。

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劉福羣教席神學系教授 梁家麟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